

「台灣人」必讀史料①

悲痛 的 台灣

——
蔣家治台秘史

悲痛的台灣

編著者：林清國

發行人：靳漢民

出版者：宇宙圖書有限公司

發行所：高雄市察哈爾街109巷25弄

37號3樓

電話：(〇七)三六一五三二四

初版：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十二月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一五七二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D675.8

7130

生 号 歌

目 錄



第一章	第一次世界大戰與台灣變革	一
第二章	蔣家政權佔領台灣	五
第三章	「殖民地式」統治的台灣經濟	一五
第四章	戰後的台灣民衆運動	四四
第五章	二、二八事件的導火綫	五二
第六章	蔣介石的殖民統治與剝削	八七
第七章	蔣經國的接班步驟	一四六
第八章	蔣經國的奪權鬥爭史	二一四
第九章	蔣經國提拔台籍政客的心態	二二六
第十章	台籍政客的不歸路	二三二
附錄	蔣介石啓用台灣人的心態	二四五

第一章 第一次世界大戰與台灣變革

十八世紀後期是資本主義時代，西歐諸國均籠罩於資本家獨佔生產手段之下。「自由放任」的原理被認為是推進社會生產力的利器，而實際上，當時西歐的社會生產力也確已收到飛躍發展的效果。

但是，這種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下的社會生產力一旦擴大起來，商品生產逐漸超過國內消費，以致國內市場顯得狹隘，因此，西歐資本主義諸國爲了謀求本國資本主義的繼續發展，自一八七〇年代起，就對外加強爭取新市場（新殖民地）的侵略行動，而使西歐資本主義走上「帝國主義階段」，因此招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西歐資本主義諸國，因其本國成爲戰爭的主戰場，所以弄得滿身瘡痍，整個世界資本主義也一落千丈。

其中，只有逍遙於戰禍之外的美國，却因製造軍火供給戰場，導致國內產業異常發達，終於取代英、法諸國而獲得世界資本主義的領導地位，並成爲世界第一的帝國主義國家。

亞洲唯一的新進資本主義國家日本，也同樣獲得漁翁之利，漸漸加強其帝國主義的野心與侵略行動。

另一方面，在大戰後半時期，俄國發生史上第一次的「無產革命」，結果，列寧領導的布爾塞維克黨取得政權，而建立了當時唯一的「蘇維埃聯邦」。

大戰結束後，西歐資本主義諸國再度走上帝國主義侵略的軌道，同時世界資本主義的規模一再擴大，所以，資本主義國家間在殖民地爭奪戰上的矛盾對立也更加激烈化。在這種世界形勢的演變之下，招致繼續擴大其勢力範圍的美、英、法等先進的帝國主義國家集團，與新來參加殖民地爭奪戰的德、義、日等後進的帝國主義國家集團的對立，這兩個新舊帝國主義集團相互競爭的結果，終於再引起規模更為龐大的「第二次世界大戰」。

當時國際政治正逢大變革的時候，位於西太平洋戰略要衝的台灣，無疑的，受到列強重大的注目，譬如，日本海軍偷襲珍珠港因而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第三個月的一九四二年二月，美國政府特別設立「遠東處理小組」，所謂「台灣歸屬問題」就成為其討論題目之一。

一九四三年（昭和十八年，民國三十二年），世界戰局逐漸轉為對同盟國有利，於是，美、英、蘇、中等國舉行了一連串「首腦會談」：（一）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日～二十五日，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邱吉爾（Sir Winston Churchill）（巨頭會談於卡薩布蘭加（Casablanca）），檢討堅持德、義、日的無條件投降。（二）同年八月十四日～二十四日，羅斯福、邱吉爾再會談於魁北克（Quebec），決定聯合國登陸法國。（三）同年十一月十九日，美、英、蘇三外相在莫斯科（Moscow）會談。（四）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二十六日，羅斯福、邱吉爾、蔣介石會談於開羅（Cairo），具體討論日本投降後的有關亞細亞地區的

處理方針，終在同年十二月一日發表了「開羅宣言」(the Cairo Declaration)。在此宣言中，頭一次正式提到台灣問題：「同盟國的作戰目的，……如台灣及澎湖群島這些日本會由滿清佔取的地區，必須歸還中國」。(五)一九四五年美蘇在雅爾達(Yalta)討論戰後處理與蘇聯對日參戰。根據這開羅宣言，台灣的歸屬問題被列入殖民地再分割的日程表上。換言之，台灣社會與台灣人，又是與甲午戰爭時同樣，被視為戰利品。

一九四五年(昭和二〇年，民國三四年)七月二十六日，美、英、蘇三巨頭發表「波茨坦宣言」(the Potsdam Declaration)，重申：「開羅宣言的各條事項必須被履行……」，肯定台灣的歸屬問題即將根據開羅宣言擬以執行。

同年八月十五日，日軍在沖繩島慘遭敗戰(四月二十一日)，美軍投下原子彈於廣島、長崎(八月六日，九日)之後，日本天皇終於接受「波茨坦宣言」而向同盟國屈膝投降。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日本在東京灣美艦密蘇里號(Missouri)上簽定投降文書，其中寫明：「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宣言的各項條款」，同時，依據同盟國太平洋總司令·麥克阿瑟(Douglas Mac Arthur)所發出的「委託命令」，決定由蔣介石解除在台日軍武裝，從此，台灣即由蔣家政權所統治。

一九五一年(民國四〇年)九月八日，美、英二國邀請世界上的四八個國家在舊金山(San Francisco)舉行「對日和平條約簽署會議」，由於：(一)蔣家政權在國共內戰的結果已敗退於台灣，無法代表中國。(二)美、英不同意蘇聯主張邀請中共為中國代表的意見，所以，中國被拋棄

於邀請之外而無法參加該會，結果，有關台灣等事僅在「對日和平條約」第二條規定：「日本應放棄對於台灣島及澎湖島的領有權及請求權」。該和約因未具明確規定台灣應屬中國或其他特定國的任何條款，從此，「台灣」就在「法定地位」未確定的狀態之下，被蔣家政權一直「統治」著。

第二章 蔣家政權佔領台灣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開羅宣言發表後，重慶的蔣家政權即在「中央設計局」內設立了「台灣調查委員會」（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七日），並任命前福建省主席·陳儀爲主任委員、沈茲九、王芃生、錢宗起、夏濤聲、周一鶚、丘念台、謝南光等爲委員，研究台灣的軍事、政治、經濟及擬定接收計劃，同時，在該委員會的指揮下，於渝、閩二地，由中央訓練團舉辦「台灣行政幹部訓練班」，由四聯總署舉辦「台灣銀行幹部訓練班」，由警察總署舉辦「台灣警察幹部訓練班」，一共訓練了一千餘工作人員，做爲統治台灣的準備工作。

一九四五年（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亞洲各地的日軍隨即宣告停止一切的戰鬥行爲，各地區的同盟軍開始進接收日本軍的投降及解除武裝等工作。

同年九月一日，重慶的蔣家政權爲了統治「台灣」，公佈了「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組織大綱」，並任命陳儀爲「台灣省行政長官兼台灣警備總司令」，同年九月五日，設立「台灣行政長官公署辦事處」及「台灣警備總司令部前進指揮所」於重慶，準備接收程序及選定人員。

同年九月九日，中日兩國在南京舉行中國戰區的「受降典禮」，蔣介石即派遣中國陸軍上將

總司令·何應欽，前往南京接受日本的中國派遣軍大將總司令·岡村寧次的日軍投降。此時，依據同盟國太平洋總司令·麥克阿瑟的「委託命令」，台灣、澎湖島由蔣家政權接管及統治，因此，日方乃派遣在台灣之軍民代表（第一〇方面軍中將參謀長·陳山春樹爲代表），前往南京參加投降典禮。「台灣」由蔣家政權統治的手續遂告完畢。蔣家政權隨即派遣陸軍上校·張廷孟爲台灣接管準備委員，預先飛來台北（九月十四日）。

同年十月五日，接管工作先行人員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秘書長·葛敬恩，台灣警備總司令部副參謀長·范仲堯等，搭乘美機飛抵台灣，在台北設立「台灣前進指揮所」。翌日即十月六日，前進指揮所發出備忘錄，通告日本總督兼第十方面軍陸軍大將司令官·安藤利吉，在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未到之前，一切的行政、司法等職務仍應由日本總督府按舊執行，日方所發行的台灣銀行券准許繼續流通，但禁止日人移動其公私有財產。此時乃由葛敬恩一人發號施令，他命令設立「日本第十方面軍連絡本部」（連絡官·安藤利吉），及「日僑管理委員會」（主任·葛敬恩），做爲接收「敵產」的準備工作。這批先導人員除了葛敬恩、范仲堯之外，還有黃朝琴、李萬居、蘇紹文、張武、湯元吉、徐人壽等人，他們都因參與實際上的接收工作，故後來都掌握了台灣的政治、經濟、文化、新聞各界的統治實權。

十月十七日，在美國的軍艦與飛機的護衛之下，美軍運輸船滿載中國軍一〇七師與一七〇師駛入基隆港。然而，這些自稱爲抗戰八年的「國軍」，却出乎台灣民衆的意料之外，身穿鼓彭彭的綿衣軍裝及布造軍靴，且不整齊的斜戴軍帽，有的背大飯鍋，有的帶雨傘，臉色蒼白，使得在

碼頭上歡迎的台灣民衆目瞪口呆。官方不得不向民衆解釋，說這些勇士們因屬陸軍，不善於海上活動所以失去元氣。就在這樣令人不解之下，台灣民衆只好揮著青天白日旗，敲起鑼鼓歡迎他們。此時，搭乘這批船來的有警備總司令部參謀長·柯遠芬及其所率領的二〇〇餘個中國官員，他們一上岸就進入台北，軍隊也在第二天由基隆進駐台北。

十月二十四日，接管工作準備就緒後，行政長官·陳儀才搭乘美國軍用機，在台灣各界代表的熱烈歡迎下抵達松山機場。翌日即二十五日上午十時，他在台北市中山堂（日人時代的「台北市公會堂」）舉行「中國戰區台灣省受降典禮」。陳儀在典禮中發出「第一號命令書」給予安藤利吉：「本人與本人所指定的部隊及行政人員，奉命執行台灣、澎湖島地區的日本軍及其補助部隊的投降手續，並接收台灣、澎湖島的領土、人民、統治權、軍政設施以及資產等……」。就在這一瞬間，台灣與台灣人即由日本的統治轉爲被中國統治。

受降典禮完畢後，陳儀隨即成立「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以下簡稱「長官公署」），並把有關接收事宜移諸實行。日本總督府的直轄行政機關三三個單位，統由長官公署民政處長·周一鶚爲主任的「台灣省接管委員會」負責接管，日本陸海空軍則由「台灣警備總司令部」負責接管，其他地方行政機關即由長官公署民政處主管接收，並由陳儀任命各縣接管主任委員、專員、委員等，成立了「各縣接管委員會」（十一月六日），直接負責辦理。

但是在上面所述的，不過是蔣家政權將要劫收台灣的官樣文章而已，實際則一場糊塗。

假借祖國的外來統治者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首先從中國大陸傳進台灣人耳朵的，就是「光復」「同胞」「歸復祖國」以及「從殖民地統治裡被解放出來」等前所未聞的中國話，並且，在大家迷惑不解之中，「祖國」派遣的「接收大員」很快就飛到台灣。這些像煞有其事的所謂「祖國」的人們，是在大家都摸不著頭緒而心理不安，同時也不得不存有某些期望的混亂交錯的情緒下，很巧妙的疾呼：「我們親愛的同胞！你們已從五〇多年的惡夢裡被解放出來，現已回到祖國溫暖的懷抱裡來了！」。

「祖國」接二連三發出的「同胞」「從惡夢裡解放出來」等甜言蜜語，好像催眠術似的打動了多年來受到外來統治的台灣民衆，從那瞬間起，就把原來的不安心理拂拭得乾乾淨淨，大家都沈醉於歡悅的美夢裡去。從此，街上恢復了活躍的生氣，家家戶戶擺脫了黑暗，點起燈光，歡迎「祖國」的爆竹聲頓時響徹天空。

台灣民衆，在這前所未有的狂喜之中，把祖先們與唐山人外來統治者鬭爭所流下的血跡忘得一乾二淨，迷惑於從中國剛回來的黃朝琴、李萬居等所散佈的「空想漢族主義」「觀念上的祖國論」上面，對蔣家政權所說的「自由」「解放」等言所內含的到底是什麼意思，已無冷靜的判斷，只抱著饑不擇食的弱者意識，對自稱是「自由與解放的贈送者」，即「祖國」「中國同胞」表示狂熱的歡迎。

當初，雖然有一部份人相當熟悉中國的現實狀況，他們預知蔣家政權勢必將台灣壓制於殖民統治之下，所以想以此來警告大家，然而，大部份的台灣人已沈醉在蔣家政權所導演的「空想漢

族主義」的狂熱氣氛當中，這種正論終於無法引起大家的注意。

然而，不經多久，接踵而來的許多事實，終於證明了這些「祖國」「同胞」等魚目混珠的假口號，只不過是蔣家政權爲了施加殖民統治所設下的陷阱而已。

不但是蔣家政權，就是當時的一般中國人對於台灣、台灣人的看法，也是跟過去滿清時代大體相同，而以「化外之地」的觀念把台灣與中國本土的「中華」分開，譬如，當時上海的報紙，常常見到以「邊疆」的字眼來形容台灣。

蔣家政權一開始就以「征服者」的姿態統治「邊疆地區」的台灣是個鐵一般的事實，也就是說，蔣家政權與過去的荷蘭、清朝、日本同樣，都是爲了「統治」殖民地才來到台灣的。

蔣家政台的殖民地體制

觀諸蔣家政權及其手下們的作爲，他們對於台灣的統治無非是：

(1)以軍閥、特務、官僚等中國式封建統治勢力來接收日本所留下的殖民地體制，做爲「政治統治」的資本。

(2)以這政治統治爲後盾來劫收日本總督府官僚資本與日本民間的獨佔資本，而形成了中國式官僚獨佔資本，做爲「經濟剝削」或「超經濟掠奪」的工具。

在政治上即把中國式軍閥封建統治與近代殖民統治相結合，在經濟上壟斷了龐大的官僚獨佔資本，就成爲中國四大家族即蔣家政權統治台灣的出發點，同時也是他們的終極目標。

『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繼承『台灣總督』的衣鉢

一九四五年九月一日，陳儀在重慶就任台灣行政長官後，曾向新聞記者發表對台灣的施政方針：「台灣今後的政治方針，必須遵照國父遺教，徹底實行三民主義，使台胞脫離在日本的壓迫剝削下所受不平等、不自由的痛苦，得到富強康樂的生活……」。

但實際上，蔣家政權却完全繼承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只換湯不換藥的把總督改稱為「行政長官」，總督府改為「行政長官公署」，所謂「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組織大綱」，不外乎是「六三法」的翻版，即規定台灣行政長官：「於其職權範圍內，得發佈署令，並制定台灣的單行法令」，獨攬立法、行政、司法三種，並因兼任台灣警備總司令而掌握軍權。

把「總督府評議會」改為「台灣省參議會」「州市協議會」變成「縣市參議會」，並且，與日據時代一模一樣，省、縣、市的參議會都不是議決機關，而是諮詢機關，同時，日本殖民統治台灣最有力的「保甲制度」，乃變本加厲成為連坐方式的「鄰里制度」，加諸於台灣人身上。

也就是：「國民黨反動派的『政府』，在台灣接替了日帝的殖民地位，……殖民統治政策藉國民黨反動統治借屍還魂，……」。

因此，繼承日本總督府衣鉢的「台灣省行政長官署」，組織規模非常龐大。行政長官之下，置秘書長一人，輔佐處理政務，秘書長下面設機要室與人事室，機要室就是長官公署的特務機關，其他，另有虛設的顧問室、參事室等。長官公署之下，再設：（一）秘書、民政、財政、農林、教

育、工礦、交通、警務、會計等九處。(二)法制、宣傳、設計考核、經濟四委員會。(三)糧食、專賣貿易三局。(四)其他五花八門的外圍機關等，部屬之多，簡直叫人眼花撩亂。「這些機關雖然在長官和秘書長監督之下，但各自獨立，互相排擠，甚至爲了分贓，時常互相攻擊。一時台灣流行著「五子」的說法，就是條子、房子、車子、金子、女子。爲了爭奪這「五子」，不知多少處長、局長、科長互相反臉，甚至結黨成派演出全武行，以致整個公署鬧成一團糟，而貽笑於奉公守法，慣於尊敬長官的台灣老百姓面前。」

自中國大陸移來軍閥式特務組織

蔣家政權殖民統治台灣的另一工具，就是中國軍閥式的「特務組織」：「國民黨政權到台灣來的第一個工作，是接收日帝鎮壓台灣人的手段。」

接收大員於未飛來台灣之前，蔣家政權早就派出覆面的特務人員，暗地裡從廈門、福州、溫州、上海等地搭乘機帆船魚貫而下。他們一登陸台灣，就各自散於全島，佈下間細的網子，等到「軍統」台灣負責人的警備總司令部參謀長·柯遠芬抵台後，才把假面子拆開，開始出面接收日本總督府的警察、憲兵、特高刑事等權力機構，同時接收了日帝統治時代抗日份子的黑名單，並接收日寇所豢養的特務人員，組織比日據時代更爲龐大且更爲陰險惡毒的特務組織。於是，除了軍隊、憲兵、警察出面壓迫台灣人之外，還有許多不同系統的特務組織，及警備總司令部的特務營第二處，調查室及其下屬特務組織，或明或暗的籠罩在台灣人頭上，至於國民黨各級黨部及三

民主義青年團當然是他們特務人員的巢穴。

這些特務人員在台灣，不但是上自長官公署下至鄉鎮公所的各級機關，就是各種人民團體、各級學校、各種企業等都佈滿了其特務黑網，而且，糾集了一些台灣人的地痞流氓爲夥伴，使之擔任警察及便衣刑警或行動隊員。他們同時也培養了一些台灣人特務份子，包括市長、縣長、法官、議員、記者、教員、職工等，把他們散佈於台灣全島。同時，憑藉著台灣地理上與交通上的便利，嚴密的控制島內與外界的交通。如此佈下黑網的特務組織，再從本國把「集中營」「勞動訓練營」等搬到台灣來，以威脅、綁架抓人、勒索、暗殺等卑鄙手段，把全島開進恐怖政治的深淵裡去。

陳儀等『征服者』的劫收

陳儀帶來的一批軍閥特務、封建官僚、憲兵警察、黨棍、政商等初到台灣，就以「征服者」的姿態來歧視台灣人，把台灣人當做「亡國奴」看待。無疑的，新來的殖民統治者最爲注目的，並不是這些「亡國奴」，而是日本所留下的殖民統治機構及各種經濟設施與巨大財富。

如上所述，日本帝國主義在台灣殖民統治的半世紀間，曾經積累起巨額的財富，並且在爲殖民統治者服務的目的上，也相當建設了台灣，這些財富與建設均是陳儀等急欲劫收的對象。

陳儀等蔣家政權的貪污官吏，在被留用的日人協助下，很快就掌握了殖民地統治大權，所以也就比較順利的抓到所有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種設施與財富。這些爲數龐大的設施與

財富。這些爲數龐大的設施與財富，雖然在名目上都被稱爲「敵產」或「日產」，但在實際上，無一不是台灣人血汗的結晶，概略舉出，就有下述的龐大數目：

(一)總督府直轄的三三個單位中央行政機關，五州三廳、一一市五〇郡、二六一街庄的地方行政機關及其附帶設施。

(二)近代設備的國民學校一千二〇〇所、中學校（五年制）一七四所、大專學校六所。

(三)近代設備的官營醫院一二所，各市街村的公私立日人醫院、衛生試驗所、各種研究所。

(四)近代設備的港口、鐵路、公路、倉庫、機場、電力、通訊、發電所等基幹產業設備。

(五)龐大數目的近代大工廠（製糖、製紙、化學、肥料、水泥、鋼鐵、煉鐵、製鋼、製鋁、石油、造船、機械等）。

(六)相等於八〇億圓的日人私人企業與財產。

(七)佔有耕地總面積二〇%及山林練面積九〇%的日人官私有土地山林。

(八)二〇萬戶的日人住宅、官舍、店鋪等。

(九)七家銀行的本行及各地分行及其金融機構，約有三〇億圓的台銀券與日銀券。

(十)龐大的近代水利設施，各鄉村的農業倉庫與農業組合機構。

(十一)各都市日人所有的報社、文化設施、旅館、大飯店、戲院、電影院、百貨公司、商店等。

(十二)屯積在全島倉庫的米、糖、日用品、物資、原料器材等。

(十三)日本第十方面軍計有二〇個師團四〇萬人份的裝備、軍需品、燃料廠（高雄的日本海軍第

六燃料廠的規模是當時亞洲第一）、物資廠等。大砲一千三六八門、槍枝一三萬三千四二三枝、各種彈藥六千八五二萬顆、軍服五四萬件、糧秣二三一萬七千噸、軍用車輛二千輛、艦船五二五艘，飛機九〇〇架、機場六五所等（據台灣警備總司令部公報）。

這些設施與財貨，不但數量龐大，其水準也在終戰時算是很優秀的近代設備。然而，這些殖民地統治的設施與財貨，一旦落在中國封建殘餘份子（軍閥、特務、官僚、黨棍）的手裡，就被破壞得體無完膚，而且，所造成的可怕災禍，都落在被統治被奴役的台灣人身上。